

三葉草

SANYECAO

柴国柱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三葉草

柴國柱 劇作選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莊

三 叶 草

柴国柱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0.125印张 251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4.20元

ISBN 7-80505-464-9/I·432

作者与妻子、
孙子于丛台



作者简介

柴国柱，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1953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曾为文化馆馆员、报社编辑和记者、专业编剧。他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邯郸市剧协副主席，中国影视艺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邯郸市影视协会主席。

序

· 王昌言

我和柴国柱同志相识，靠《陶果果》的介绍。

《陶果果》原名《刁玉瞿说妻》。它在全国剧协主办的《剧本》月刊上发表后，引起了我省文艺界的注意。一九六三年夏，省文化局在秦皇岛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同志莅会指导。一次在海边散步，他问我：“你熟悉武安落子，认识不认识柴国柱？”我告诉他不认识，这个名子是从读《刁玉瞿说妻》时才知道的。他说：“这个剧本清新、活泼、风趣。作者熟悉生活、语言散发着泥土气息。很有戏。”我表示同意他的评价。会后不久，柴国柱便被调到了新建的省文化局剧本创作室。

之后，我两个曾合作过一出抗洪戏。合作中发现国柱同志的确很熟悉生活。不久，“四

清”运动到来，剧创室全体同志下去参加“四清”，我们的合作流产了。“文革”中他被编入“臭老九”的行列，我也被关入“牛棚”，以后便天各一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刊物上又看到国柱同志的名字。他的剧本依然是那样清新、活泼、风趣。并且在风格上有了自己的追求。他擅长小戏创作。他笔下的独幕剧构思巧妙，格调轻柔，人物生动，语言朴实，趋于自然，不重雕饰，闪耀着民间文学的色彩，具有地方戏曲的风味。他努力追求剧本的文学性，笔下的这些小戏，象一首首抒情诗和叙事诗，不铺排强烈的矛盾冲突，以轻淡的细节、朴素的言语着力刻画人物的环境和细致的心理活动。《翠兰》是一出独脚戏，描写在除夕晚上，一个少妇在盼望外出未归的丈夫。戏一开始，便以“东边的天，已发暗，天下的山，一片蓝，山下的树，光秃秃，树下的路，曲又弯”写出了少妇的急切心情。以后她哄睡孩子，自己捏饺子等丈夫，接着她远望丈夫归来、又去梳洗打扮。结果看错了人。她有点儿生气，把门插上，要让丈夫吃闭门羹。但又怕冻着丈夫，再把门打开……。作者以幽默的细节，风趣的语言，将少妇的性格、心情，描画的细致入微。《艾艾与香香》《冬妹》等小戏，也都象小叙事诗，清新、淡雅、风趣、幽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剧本结构和语言上，作者不断的追求重叠美，对称美。而这些形式的运用，正是继承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在《诗经》和民间传流下来的古诗中，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在民间戏曲《梁祝》中，“十八相送”尤为生动、鲜明。在武安落子的《借髻髻》和《端花》中，也时有重叠、对称的表演。这些形式层层加重情趣，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如果说，作者在《陶果果》中，还只是在语言上有所尝试的话，以后在《艾艾与香香》《冬妹》《翠兰》，以至在新编大型神话剧《金丝娘娘》和新编大型历史剧《奢夫人》中，则是对创作风格的追求了。这些戏中的重叠、对称

的手法运用，随意变化，形式各异。艾艾与香香两个美丽姑娘，互为对方介绍对象，但介绍的却是同一个人。卖鱼女冬妹在卖鱼时碰上两个顾客——胖男人和瘦女人。这些，均表明作者是在全剧结构上努力追求着重叠美与对称美。翠兰除夕盼夫，也是通过反复重叠的细节揭示这位少妇的精神状态。《奢夫人》的第四场，写奢夫人为了国家利益，不许无实战经验的儿子应召抗秦，亲自追赶儿子，追过“梳妆楼”、“照眉池”、“学步桥”，遇到仆从、亲戚、儿媳的劝阻，皆被奢夫人层层冲开，将奢夫人的爱国思想推向高峰。

柴国柱同志的戏剧创作是多方面的，所反映的生活也是多方面的。他既写小戏，也写多幕剧；既写喜剧，也写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他笔下有种田能手，也有果树专家，有养蜂人，也有卖鱼女，有中学教师，也有饭店服务员。相比之下，他的小戏比多幕剧写的老练；轻喜剧比正剧写的精致；农民比市民写的更活；而剧本文学性的成就比舞台性的成就高出一筹。

希望国柱同志在今后的创作中，能知难而进，健步登攀。

自序

三叶草，其名未见经传。我窃以为：或者，它终生只有三片叶子；或者，它每次生叶都是三片。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说明它不是名草，似乎也不会长成参天大树。只不过是三片叶子而已。尽管如此，但三叶草从生到死都尽心地为大地奉献着绿色。

——不知为什么，时至今日我总觉得三叶草就是我，我就是三叶草。

我出生于河北省靠南部的一个村子，叫“西王看”。这村名并不确切。据说，应是“王西看”。这里，古属赵地。相传，当年一代英主赵武灵王某年春游到此，曾扭头西望，故而得名。武灵王所以御顾，自是因了村子的美好。村西，山是青的；村东，地是绿的，村南，路是平的；村北，有条不大不小的季节河，每当夏秋到来之际，那水，时而奔涌，时而慢流，时而浑黄，时而碧透……很是惹人喜爱。近些年，由于王看镇政府的得力领导，这里更加美好。村西的山，更青；村东的地，更绿；

村南的路，更平；村北的河，在夏秋季节，也更惹人喜爱……

——倘若我真是三叶草，那我的根便是扎在故乡。

我故乡的村子，原属磁县，今属邯郸市峰峰矿区。这峰峰矿区从字面上看，仿佛除了山就是矿，一定是烟筒林立，沸沸腾腾。其实不尽然。这里，有“响堂晚钟”、“龙洞珠泉”等不少美妙的景观。更由于今日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已然成了遐邇闻名的游览区，每年“到此一游”的中外客人，怕早已是数以万计了。

十六、七岁上，我就是在这里参加革命工作的。那是在这里的一家文化馆。文化馆，在一般人的眼里，也许只是一个说说唱唱，写写画画的地方。而我却说它是作家、艺术家成长的摇篮。我所以走上创作之路，所以能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所以有了一些戏剧作品，都是与文化馆分不开的。

再者，峰峰矿区还是我艺术生命的重要天地。我好些作品，都是把这里作为背景的。收在这个集子中的《金丝娘娘》，更是根据这里流传的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而写成。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倍感亲切，都是我戏剧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倘若我真是三叶草，生芽破土之后，首先就是在这里得到的阳光与雨露！

离开峰峰矿区，我被调入邯郸日报社先后任编辑和记者。编辑和记者的生涯，使我很有长进与眼界大开。那正值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国家异常困难，我们常常是啃着红萝卜编撰到深夜，工作自是很艰苦。但正是在这样的艰苦中，使我得到了有益的磨练。同时，因为当记者，常到生活和群众中去跑，我胸襟大开，我的各方面都得以改造。记得，当时的好些人和事，常常使我激动不已。这样，二十多岁的我，便拿起了写戏的笔，写出了能在

国家级戏剧刊物上发表的四场戏曲《刁玉霍说妻》……

——倘若我真是三叶草，那么，邯郸日报社便是我第一次“生叶”的吉祥地！

处女作《刁玉霍说妻》，出乎我的意料，很是产生了一些影响。记得，当时上海、江浙等省市都有剧团演出，有些省市的电台还曾播出过。邯郸地区平调落子剧团等许多专业和业余艺术团体，更是争相上演，久演不衰。所以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从武安平调落子等民族戏曲艺术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那时的我，就象是一位待嫁的少女，与传统的戏剧艺术一见钟情。记得在那些年，有戏，我不看电影；有武安平调落子，我不看别的剧种，我真是被民族戏剧生生地迷住了。有人说：

“迷”，是求得学问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迷”，是事业成功的一半；“迷”，只有“迷”，要达到的目的，方可达到。我很赞同这种说法。我便是从“迷”中得到了发展，《刁玉霍说妻》就是我“迷”的结果……

——倘若我真是三叶草，那么，武安平调落子等民族艺术的熏染，便是我生根长叶的一个重要条件。

嗣后，我先是从小邯日报调入河北省文化局剧本创作室，继而，又从省里调回邯郸市文化局与文联。我在省里那些年，正当“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混乱，使我失去了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年华。但尽管如此，我从省里戏剧界一些老领导老专家如刘春风、王昌言等同志那里，还是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迪。当他们在谈艺术的时候，我常常倾听着他们的高论；当他们在谈剧本的时候，我常常在捕捉着他们的笔魂……

重回邯郸后，我已过“而立”之年，但我深感并未成熟，还十分有待于阳光的照耀与雨露的滋润。可喜的是，我所期待的，

在我回邯郸后的这些年中，我都得到了。邯郸市委、市政府、市文化局、市文联等单位的有关领导，都对我非常关怀。而且，在创作上都给予了不少具体的帮助……

——倘若我真是三叶草，那么，当叶子初成后，又是在邯郸得到了浇灌与培育……

这里，就《三叶草》的面世，我想再写几句。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家乡——峰峰矿区。当听说我要结集出版《三叶草》时，区委、区政府、区文化局，尤其是我的生地王看镇，以及特种水泥厂、铁厂、石矿等单位的领导和同志，首先喊出了赞同的声音。他们说，《三叶草》的出版，会给家乡增光添彩，是他们应该支持的一件事。因此，尽管他们也有困难，但还是费尽周折给予了鼎力之助……

其次，我要感谢武安市的同志们。武安特有的剧种——武安平调落子，是孕育我戏剧作品的母体。因此，当闻知我要出《三叶草》后，他们就象母亲即将见到自己的婴儿出生那样，异常的兴奋。为此，武安市文化局，第一、二水泥厂的同志们，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当然，我作为邯郸市的一名剧作者而出戏曲集，市文联、市文化局以及市供销社等单位的领导，更是帮助我筹划，帮助我周旋，毫不迟疑地也给了热情的关怀与鼓舞……

——我多么庆幸我是一株三叶草，一株生长在社会主义的三叶草啊！

目 录

序.....	王昌言 (1)
自序.....	(1)
金丝娘娘.....	(1)
奢夫人.....	(60)
彩凤.....	(113)
翠兰.....	(172)
艾艾与香香.....	(186)
冬妹.....	(201)
陶果果.....	(215)
校园之花.....	(245)
宴老谭.....	(261)
蜘蛛梦.....	(288)

金 丝 娘 娘 *

时 间

不是今天。是在过去的一个人神杂居、鬼怪横行的年代里。

地 点

神麋山麓。

滏阳河的主源头——龙洞珠泉的岸畔。

纸坊村。

人 物

金丝娘娘——一头的金发，十分的艳丽。也被人唤作柳树仙子或柳仙姑娘。原是天上柳宿星。因慕人生而到人间做人。……结果，她未能如愿。

晋子涛——凡人。爱好画画的狂生。很幸运也很倒霉：他是金丝姑娘的意中人。

晋子涛的父与母。

* 此剧，取材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民间传说。剧情所及的滏阳河主源头——龙洞珠泉、神麋山、响堂寺、彭城、纸坊、以及晋祠娘娘庙等处，今均在矿区境内。

晋子涛所在村庄——纸坊村的男女乡亲们。
胖嫂嫂，俏婶婶——
老爷爷和老奶奶——
笑和尚——
闹婚人——
给金丝娘娘烧香的人们。
山精——神龛洞主。
山精手下人——魑魅甲、乙、丙、丁，魍魉甲、
乙、丙、丁。
水妖——此妖有人性。

1

〔灯，渐渐亮。
〔纱幕，柔柔的淡蓝色纱幕。
〔由高而及低由远而及近的缥缈缥缈的歌声：

无恩无爱无情念，
无风无火无炊烟，
天庭清冷不足恋，
为着做人到人间。

〔歌声起，幕始启。
〔天上，地上，这里，那里，都朦朦胧胧。
〔徐徐的，一个闪着金色光彩的乍看极似一株垂柳的女性形体，由朦朦胧胧的天上向朦朦胧胧的地上飘落。
〔歌尽时，那女性形体落地。
〔着地之际，那女性形体似风中的垂柳飘飘摇摇。到后

来，果然化作一株垂柳固立于地。

〔灯，渐渐暗。

2

〔灯，渐渐亮。

〔是春天的清晨。

〔溢阳河的主源头——龙洞珠泉的岸畔。

〔朦朦胧胧之中一株新柳亭亭玉立。它垂垂的柳丝犹如女子长长的秀发，因风，在悠悠地舞动着。

〔风，很轻，很轻……

〔幕侧，细柔细柔的歌声：

美呀美，珠泉的水，
水中万斛珍珠飞；
美呀美，龙洞的景，
景如碧绡闪清辉……

〔突然，幕内响起了一片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怪叫声。

〔随之，魑魅魍魉们引人形、兽身、浑身是毛的山精上。

〔山精，高举着贪婪的眼睛，急切切逼近新柳，凝眸仰望，馋涎欲滴……

〔风，稍稍地大了。柳丝，摇来摆去，飘飘悠悠……

山 精 （淫笑）哈哈哈哈哈！（唱）

飘悠悠，

飘悠悠。

晨光照身俏且秀，
柔丝遮面娇且羞，
凡人眼中的一棵柳，
实为仙界的一俊妞。
神麋洞主我面目丑，
也愿与美人共风流，
共风流，
共风流。（狞笑）

哈哈哈哈！

〔山精示意，魑魅魍魉们退隐。

山 精 （更接近新柳，恳求地）哦哦，柳仙姑娘，从你来到此间，我朝朝到此探视，回回向你恳求。在这神麋山一带，我权大威大，您就下嫁于我吧！

新 柳 （不语）……

山 精 咦，你怎么不言语呀？

新 柳 （不语）……

山 精 噢，还是不语。你若再不语，我可就……

新 柳 （仍不语）……

山 精 （冷笑）哈哈，真乃不识抬举。鬼怪们！

魑魅魍魉们 （复上）在！

山 精 （指着新柳）把她的枝叶扒掉！

魑魅魍魉们 遵命！

〔随之，魑魅魍魉们施展伎俩欲毁柳枝柳叶……

〔这时，蒙面水妖默然由幕后走出。他背上衣下不知有个什么宝物，扑扑地往外喷着水。水妖围新柳而走。那水，浇灌着新柳，同时，也打湿了众鬼怪的身子，蒙住了他们的眼睛，致使他们趑趄后退……

〔但山精“魔高一筹”。他狠劲地晃晃脑袋、甩甩水

雾，睁圆了眼睛……

山 精 （看到了水妖）哈哈，原是你作怪！

〔山精纵身去打水妖……

〔水妖与山精格斗……

〔水妖，“调虎离山”，佯败而下。

〔山精追下。

〔魑魅魍魉们，也追下。

〔场静。

〔红日徐徐东升。

〔在红日的照耀下，柳丝上的一串串水珠儿，闪弄着清丽的金光。

〔晋子涛幕内唱：“春之晨，阵阵清风凉且爽——”

晋子涛 （手握一只画笔，摇摇晃晃又潇潇洒洒地走上。唱）

朝复朝，我习画在这龙洞珠泉旁。（挥笔）

这只笔——

能画红日天空照，

能画明月水底翔，

能画蛟龙海中舞，

能画猛虎山里藏，

能画蝴蝶恋花朵，

能画蜜蜂采芬芳，

能画迎春院中放，

能画牡丹房里香……

世上万般笔下有，（狂笑）

哈哈哈哈哈！

天与地，全在我这圆圆的笔管里装。

〔晋子涛悠悠投笔，兴致勃勃地双目直视新柳……

〔风儿早停，但柳丝却依然悠悠而动。